



# 卷二十三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二十三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十七年。齊康公貸二年。楚

聲王五年。燕閔公二十一年。魏文侯斯二十二年。趙烈王五年。韓景侯虔六年。皆始為侯。統舊國五

新大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

大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

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猶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藏新嘉坡中華文化方桌  
No. 534 1/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洋圖書印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二

起己亥晉安帝隆安三年凡十二年

三年長樂元弘始元天興二年春正月南涼

徙治樂都南涼王禿髮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

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本吾部

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

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

浩魯康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  
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二月魏主珪襲高車  
大破之魏主珪北巡分命諸將三道襲高車大破高車  
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衛三儀

庚巳



別將三萬騎。絕漢千餘里。破其七部。諸部大震。改業自稱涼王。業以沮渠蒙遜為尚書左

丞。梁中庸。為右丞。三月。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魏

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命八部大人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察

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負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

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

悉送平城。南燕苻廣叛。南燕王德擊斬之。滑臺降魏。

德遂東寇青兗。初秦主登之弟廣帥眾依南燕王德

臺孤弱。土無十城。眾不過萬。附德者多去附廣。德乃留魯王和守滑臺。自帥眾討廣。斬之。和長史李辯殺和。以

滑臺降魏。魏行臺尚書和跋帥輕騎自鄴赴之。悉收德

宮人府庫。陳頴之人多附於魏。將軍慕容雲斬辯。帥將

士家屬出赴德。德欲還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為客。吾

為主。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

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欲取彭城。潘聰曰。彭

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

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

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

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三齊英傑。思得明主

以立功於世久矣。晉刺史辟問渾。昔為燕臣。今宜遣辯

士。馳說而以大兵繼其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

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

內也。德乃引師而南。兖州北鄙諸郡縣皆降。追尊所

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虜掠。百姓大悅。追尊所

生母陳氏為德皇太后。○夏四月。以會稽世子

元顯為揚州刺史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諷朝廷解道子揚

州以後元顯道子醒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為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燕除公侯金帛贖罪法

燕主盛十日一決獄不加拷掠多得其情下詔曰法

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不足以懲惡而秋七月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

秦寇洛陽八月魏人來救

後秦齊公崇寇洛陽河

守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求救於魏魏遣太尉穆崇將六萬騎救之魏殺其御史中丞

崔暹

初魏將軍張泰以才謀為魏主珪腹心泰為中州士人盧溥及崔暹皆用之及圍中山久未

下軍食乏問計於羣臣暹對曰桑椹可以佐糧飛鷄食而改音者也珪雖用其言然心術之秦人寇襄陽雍州

刺史郗恢以書求救於魏常山王遵謂珪為賢兄珪以恢無禮命衮及暹為復書必貶其主而衮暹謂帝為貴

主珪遂大怒暹之降魏也以天下方亂恐無復遺種使妻子留冀州至是珪并以是責暹賜死而溥亦受燕爵

命侵掠魏境珪謂衮所舉皆非其人黜為尚書令史衮闔門不通人事手校經籍歲餘而終

南涼王烏孤卒弟利祿孤立徙治西平○南燕王德昭

廣固殺幽州刺史辟閭渾遂都之

南燕王德昭使說幽州刺史辟閭

渾不從遂遣北地王鍾帥步騎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充

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勃海太守封孚燕舊臣也聞德至

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

密渾守廣固其下多出降渾懼奔魏德追斬之渾子道

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軍張瑛為渾作檄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瑛神



色自若。徐曰：潭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主而生，臣遇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為不幸耳。德發之，遂定

都廣九月。燕遼西太守李朗謀叛，其主盛討誅

之。燕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行境內。燕主盛疑之，

以郡降。事覺，盛滅朗族，遣將軍李早討之。早既行，急召

而復遣之。朗聞其家被誅，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

迎，謂有內變，不復設備，留其子守舍。支自秦主興降

號稱王。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詔羣公卿士將牧守

察獄訟，守令有政迹者賞。冬十月，秦陷洛陽。秦寇洛

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秦兵拔洛陽，獲之。恭靖見秦

靖固守百餘日，魏救未至。秦兵拔洛陽，獲之。恭靖見秦

王興不拜曰：吾不為先賊臣，興囚之。恭靖逃歸淮漢以

於秦。孫恩寇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詔徐州

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稽太守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

客者，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孫恩因民心騷動，自

海島攻會稽。內史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

備。官屬請討之，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

不足憂也。恩遂陷會稽，殺凝之。於是八郡之人一時起

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中，眾數十萬。時三吳承平日久，

民不習戰，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

軍，號其黨曰長生人。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食則支

解之。所過焚掠，刊木堙井，表會稽王道子及元顯之罪。

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荆江

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

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三吳而已。及恩作亂，八郡皆

為思有畿內盜賊蠢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  
危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  
斬義興吳郡羣盜。與牢之轉鬪而前。所向無克。瑛留屯  
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  
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僞居京口。家貧  
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從母也。往救而乳之。及長  
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搏蒲。為鄉閭所  
賤。至是牢之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  
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  
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衆。劉敬宣  
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  
進擊賊。大破之。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  
子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牢之  
縱軍暴掠士民。失望。朝廷憂恩復至。以會稽世子  
瑛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戍海浦。以會稽世子

### 元顯錄尚書事

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  
車騎填湊。東第門可張羅。元顯所親

信率皆佞諛。諷禮官立議。公卿以下見者皆拜。時國  
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桓

### 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殷仲堪恐桓玄  
跋扈。乃與佺期

結婚為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止之。玄恐終為殷楊

所滅。乃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構使乖離。乃加玄都督

荊州四郡軍事。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元廣為南蠻校尉。

佺期忿懼。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多疑。少決。苦禁止之。

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

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仲堪竭

倉廩以賑饑民。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聲言

救洛。先遣兵襲取巴陵。積穀食之。仲堪遣楊廣等拒之。

皆為所敗。江陵乏食。以胡麻廩軍。急召佺期。自發。佺期

曰。江陵無食。可來相就。共守襄陽。仲堪始之曰。比來收

集已有儲矣。佞期率步騎八千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之。佞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大敗。單騎奔還。仲堪亦奔鄧城。玄遣將軍馮該追獲。皆殺之。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齋於周急。好為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為診脈，分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遂不得去。及玄至荊州，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嚴仲堪家事，玄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嚴荊州史，荊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問欲何言，企生曰：「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舍其弟。

涼王光卒。太子紹立。庶兄纂殺而代之。光疾甚，立

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以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弘為司徒。謂紹曰：「今三鄰伺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則蕭牆之變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及光卒，紹秘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纂不許。光弟子超謂紹曰：「纂為將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奈何棄之？」繼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弘謂纂曰：「主上聞弱，未堪多難，兄宜為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弘於是夜帥壯士攻廣夏門。左將軍齊從抽劍直前斫纂。中額。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呂超帥卒二千赴難。衆素憚纂，不戰而潰。纂入升殿，紹自殺。超奔廣武。纂憚弘兵彊，以位讓之。弘不受。纂乃即天王位。以弘為大都督。錄尚書事。纂叔父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曰：「超實忠臣，義勇。」

庚

可嘉。但不識權變之宜。方賴其用。可  
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復其爵位。

四年

長樂二年。弘始二年。天興三年。  
王禿髮利鹿孤建和元年。

建平元年。公李嵩

庚子元年。

西秦遷都苑川

春正月。

燕主盛自貶號為庶人天王。○西秦遷都苑川

○二月。燕主盛襲高句麗。拔二城。高句麗王安事。燕禮慢燕主盛。

自將兵三萬襲之。拔新。三月。魏立慕容氏為后。魏初

城南蘇。開境七百餘里。主珪納劉頭春之女。寵冠後庭。生子嗣。及克中山。獲燕

主寶之幼女。將立皇后。用其國故事。鑄金人以卜之。慕容氏所鑄成。詔桓玄都督荆江八州軍事。荆江州

刺史

玄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詔以玄都督荆司等七

州刺史。玄輒以兄偉為涼。涼王纂。忌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弘。亦自疑。遂以東苑

之兵作亂。纂遣兵擊之。弘衆潰。出走。纂兵大掠。悉以

東苑婦女賞軍。弘妻子亦在其中。侍中房慶曰。天禍涼

室。憂患仍臻。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常。據之恩。當

省己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掠士女。百姓何罪。且弘妻

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

婢。妾乎。遂戲歎流涕。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子。實東宮。厚

撫之。弘將奔南涼。道過廣武。呂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

北涼以李嵩為敦煌太守

弘送獄。纂遣人殺之。西李嵩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為沙州刺史。以嵩為敦煌太守。令敏率治中索仙等。以嵩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

請於段業。業因授之將軍。索嗣言於業曰：「高不可使處。」  
數遣業以嗣代。高使帥五百騎之官。高遣同母弟宋繇  
逆擊之。嗣敗走還。高表業請誅嗣。業乃殺之。  
夏五月，孫恩復寇會稽。太守謝琰敗死。恩轉寇臨海。遣兵討之，不克。

謝琰不能緩懷。又不為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臨海。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聽。既而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乘勝徑至會稽。琰出戰，兵敗。為帳下所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將軍桓石才、高雅之等拒之。為恩所敗。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秦擊西秦，西秦王乾歸戰敗，奔南涼。遂奔秦。後秦遣姚碩德伐西秦。西秦王乾歸使將軍慕元等屯守秦軍。秦軍路絕。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軍。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人於外軍戰，敗走歸。其衆皆降。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將覆西走。謂諸豪帥曰：「今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宜留此降秦，以全宗族。」皆曰：「死生願從。」陸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止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遂奔允吾。乞降於南涼。南涼王利鹿孤待以上賓。秦兵既退，南羌梁弋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或以白利鹿孤。乾歸懼為所殺，乃送太子熾磐等於西平。南奔枹罕。遂降於秦。久之，熾磐亦逃歸。

九月，地震。○冬十一月，詔劉牢之討孫恩。走之。劉牢之討孫恩，恩走入海。牢之乘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之。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李高自稱涼公。北涼晉昌太守

劉牢之討孫恩，恩走入海。牢之乘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之。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李高自稱涼公。北涼晉昌太守

揚豫等十六州軍事。○李高自稱涼公。北涼晉昌太守

唐瑤叛。移檄六郡。推高為沙州刺史。涼公。高遣宋繇。十  
東伐涼興。并擊五門。已西諸城。皆下之。是為西涼。

二月。有星孛于天津。會稽世子元顯解錄尚書

事。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車  
胤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問道

子曰。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  
與朝士語邪。元顯出。謂其徒曰。胤問我父子。胤懼。自後

魏太史屢奏天文乖亂。魏主珪自覽占書云。當改王易  
政。乃下詔風厲羣下。以帝王繼統。皆有天命。不可妄干。

又數變易官名。魏置仙人博士。儀曹郎董謚。獻服餌  
欲以厭塞災異。魏置仙人博士。仙經。珪置仙人博士。

立仙坊。煮鍊百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魏殺其左將軍李粟

魏主珪常以燕主垂諸子。分據勢要。使權柄下移。遂至  
敗亡。深非之。博士公孫表。希旨上韓非書。勸珪以法制

御下。李粟性簡慢。對珪舒放不肅。咳嗽  
任情。珪積其宿過。誅之。羣下皆震栗。南燕王德稱

帝。更名備德。備德嘗問羣臣。朕可方古何主。鞠仲曰。

顧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多辭。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

知調卿邪。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

備德大悅。賜  
範絹五十匹。五年。王慕容熙始元。泰弘始三。天興四年。春

正月。南涼置都督中外錄尚書官。南涼王利鹿孤欲

曰。吾國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

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

都立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啟敵人心。不如處營民於  
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弱則

乘之。疆則避之。此又長之策也。且虛名無實。徒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乃更稱河西王。以其弟得擅部督中外錄。二月。孫恩寇句章。劉牢之擊走之。○尚書事。

秦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涼呂超弒其君纂。

而立其兄隆。纂后楊氏自殺。○

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纂命超及思盤入朝。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桓

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然實無意殺之也。因

引超思盤及羣臣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勸纂酒。纂醉。超取劍擊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

皆捨仗不戰。超讓位於隆。隆遂即天王位。以超都督中

外錄。尚書事。楊后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慮之。后曰。

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為。超又問

王。王所在。后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

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人責女與

氏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桓奔河西。○

三月。孫恩攻海鹽。劉牢之

之參軍劉裕擊破之。○

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裕所在。曰。夜已走矣。

賊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乃進向滬瀆。裕復追之。不

利。引南涼擊涼。徙其民二千戶以歸。○

臣極言得失。從事史高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

不以緩寧為先。唯以徙民為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難。故

此所以斬將塞旗而地。夏五月。北涼沮渠蒙遜弒

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其君業。○

北涼王業悼沮渠蒙遜勇略。蒙遜亦不自安。

匿。張掖太守馬權素豪雋。為業所親。意輕

其君業。○

蒙遜蒙遜諧而殺之。乃謂其兄男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向所憚者馬權。今權已死。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人親信我。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為西安太守。因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人先告男成。欲為亂。以求祭蘭門山為驗。至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衆不從。故約臣祭山。而反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許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然後使臣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為報仇乎。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怒。爭奮。北至氏池。羌胡多起兵應之。業先疑將軍田昂。囚之。至是。召之。使討蒙遜。昂以衆降。業軍遂潰。蒙遜入張掖。業謂曰。孤孑然一己。為公家所推。願丐餘命。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松。至現。故至於敗。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松。

### 六月孫恩寇丹徒。劉裕擊破之。恩北走。陷廣陵。

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達康震駭。內外戒嚴。劉牢之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檐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衆。復整兵向京師。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恩樓船高大。浙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聞尚之在建康。牢之至新洲。乃浮海北走郁洲。攻陷廣陵。桓玄勸兵訓卒。常伺朝廷之隙。聞恩逼京師。建牙衆。請討之。後將軍元顯大懼。沮渠蒙遜自稱張會恩退。以詔書止之。玄乃解嚴。

掖公亦號秋七月。魏徇許昌。東至彭城。○秦

伐涼。大破之。西涼南涼北涼皆遣使入貢於秦。



涼王隆多殺豪望。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使人說後秦姚碩德曰。呂氏兄弟相賊。政亂民飢。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以告其主興而從之。自金城濟河。直趣姑臧。隆遣呂超等逆戰。碩德大破之。隆嬰城固守。於是西涼公嵩河西王利鹿孤張掖公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秦主興聞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八月。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隨而擊之。燕段璣弑其君盛。太

后丁氏之盛叔父熙討璣殺之。燕王盛惡其父竇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讎介之嫌。皆先事誅之。人不自保。初。段太后兄之子璣為反者。段登辭所連及。逃奔遼西。復還歸罪。盛赦之。使尚公主入直殿內。至是作亂。感納左右。出戰於傷而卒。中璽將軍慕容振白太后丁氏。

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乃廢太子定。迎熙入宮。即天王位。捕璣等夷三族。元定皆賜死。九月。涼王隆遣使降秦。秦隴西公臧累月。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持。久計。呂超言於涼王隆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當早辭以退。敵去之後。修政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保全宗族。隆乃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為涼州刺史。碩德軍令嚴整。秋。冬十一月。劉裕追

擊孫恩破之。○涼攻魏安。南涼救之。涼呂超攻焦朗於南涼。利鹿孤遣將軍傅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傅檀怒。將攻之。將軍俱延曰。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

請迎於南涼。利鹿孤遣將軍傅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傅檀怒。將攻之。將軍俱延曰。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

言論之。傳檀乃與桓玄表桓偉鎮夏口。刁暢鎮襄陽。

**陽**桓玄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

二。數使人上已符瑞。欲以惑眾。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

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食盡故去。非力屈也。昔國寶

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

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佳勝。直是不

能信之耳。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曰。玄承藉世資。素

有豪氣。既并殷揚。專有荆楚。第下所控引。止三吳耳。今

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凶。元顯曰。為之

奈何。法順曰。玄始得荊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為前

鋒。而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

庾楷。密使人自結於元顯。請為內應。元顯大喜。遣法順

至京口。謀於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遂曰。觀牢之言。色

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

是。大治。水軍謀討玄。

**元顯元年** 光始二 弘始四 天興五 春正月。

以尚書令元顯為征討大都督。加黃鉞。討桓玄。

下詔罪狀桓玄。以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加

黃鉞。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張法順言於元

顯曰。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沖有遺惠於荆土。而謙其子也。乃除謙荊州刺史。柔然據漠北。自稱可汗。初魏主珽遣賀

賈

是大治水軍謀討玄

元顯元年

光始二 弘始四 天興五

春正月

以尚書令元顯為征討大都督加黃鉞討桓玄

下詔罪狀桓玄以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加

黃鉞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張法順言於元

顯曰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

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若不受命

當逆為其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

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沖有遺惠於荆土而謙其子也

古延柔然社崙方睦於秦遣將救之大敗遠遁漠北奪  
高車之地而居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  
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羸屬焉  
自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束以千人為軍軍有將百人為  
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  
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殺之  
南涼攻涼顯美克

之南涼王禿髮傉檀克顯美顯太守孟禕而責其不早  
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甫至  
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傉檀釋而禮之以為左司  
馬禕辭曰禕為人守城不能令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  
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  
臧死且不朽俾檀義而遣之  
桓玄舉兵反  
亂因以飢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  
匱乏以籽橡給士卒玄謂朝廷多虞必未暇討已可以  
蓄力觀釁及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  
卞範之曰明公威權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

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  
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  
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  
二月魏襲沒奔干沒  
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

奔干奔秦魏常山王遵等率兵襲沒奔干至高平沒  
州魏軍盡獲其府庫蓄積馬四萬餘匹徒  
其民於代都復遣兵侵河東長安大震秦立子泓

為太子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北  
涼攻涼姑臧不克姑臧大飢餓死者十餘萬口城  
門晝閉樵採路絕沮渠蒙遜引

兵攻之涼王隆擊破其軍蒙  
遜請盟留穀萬餘斛遺之  
玄兵至姑孰三月劉

牢之叛附於玄元顯軍潰玄入建康自以太尉

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自

殺桓玄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計及過尋陽甚喜  
詔遣齊王柔之以騶虞幡止之為玄所殺玄至歷陽  
襄城太守司馬休之敗走譙王尚之眾潰玄捕獲之劉  
牢之素惡元顯又慮功高不為所容自恃材武擁彊兵  
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隙而自取之參軍劉裕請擊  
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曰自古戴震主  
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今戰勝則傾宗戰  
敗則覆族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牢之遂  
與玄通東海何無忌牢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  
子敬宣又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  
但平玄之後令我柰驃騎何遂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  
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  
意敬宣不覺也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軍二  
日復出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元顯

遂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  
奔潰元顯走入東府玄遣從事收縛數之元顯曰為法  
順所誤耳玄入京師稱詔解嚴自為丞相總百揆都督  
中外錄尚書事揚州牧復讓丞相而為太尉以桓偉為  
荊州刺史桓脩為徐兗刺史桓石生為江州刺史卞範  
之為丹楊尹王謐為中書令徒會稽王道子於安成郡  
斬元顯尚之庾楷張法順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  
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  
豫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  
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  
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可得至邪裕當  
反服還京口耳退謂何無忌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  
隨我還京口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  
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  
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  
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

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

恩赴海死。玄以恩黨盧循為永嘉太守。孫恩寇臨海太守

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循，諶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桓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南涼王利鹿孤卒。弟傉檀立。始稱涼王夏四月，玄出屯姑孰。

玄辭錄尚書事，出屯姑孰。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桓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人厭禍亂。玄初至，黜奸佞，擢篤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奢豪縱逸，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帝幾，不免飢寒。衆由是失望。

三吳大飢。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餓死。五月，盧循寇東陽，劉裕擊走之。秦王興攻魏，敗績。其將姚平死之。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將壁。拔之。魏主珪遣長孫肥為前鋒，自將大軍繼之。平攻魏乾之。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肥逆擊，盡禽之。平退走。珪追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阮。

三吳大飢。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餓死。五月，盧循寇東陽，劉裕擊走之。秦王興攻魏，敗績。其將姚平死之。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將壁。拔之。魏主珪遣長孫肥為前鋒，自將大軍繼之。平攻魏乾之。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肥逆擊，盡禽之。平退走。珪追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阮。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將壁。拔之。魏主珪遣長孫肥為前鋒，自將大軍繼之。平攻魏乾之。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肥逆擊，盡禽之。平退走。珪追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阮。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將壁。拔之。魏主珪遣長孫肥為前鋒，自將大軍繼之。平攻魏乾之。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肥逆擊，盡禽之。平退走。珪追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阮。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將壁。拔之。魏主珪遣長孫肥為前鋒，自將大軍繼之。平攻魏乾之。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肥逆擊，盡禽之。平退走。珪追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阮。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將壁。拔之。魏主珪遣長孫肥為前鋒，自將大軍繼之。平攻魏乾之。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肥逆擊，盡禽之。平退走。珪追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阮。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將壁。拔之。魏主珪遣長孫肥為前鋒，自將大軍繼之。平攻魏乾之。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肥逆擊，盡禽之。平退走。珪追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阮。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將壁。拔之。魏主珪遣長孫肥為前鋒，自將大軍繼之。平攻魏乾之。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肥逆擊，盡禽之。平退走。珪追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阮。

之南興退走四十餘里。平亦不敢出。興屯汾西。東抽材  
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為薪。平糧竭  
夫盡。夜悉眾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眾二萬  
餘人皆斂手就禽。興力不能救。舉軍慟哭。數遣使求和。  
於魏。珪不許。乘勝進攻蒲坂。將軍司馬休之劉敬  
會柔然謀伐魏。乃引兵還。

**宣高雅之奔南燕**  
玄殺吳興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劉襲等皆牢之北府舊將也。

襲兄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  
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等皆往從之。將奔  
魏。至陳留南。分為二輩。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壽等  
奔秦。魏主初聞休之等當來。大喜。後怪其不至。令兗州  
求訪。獲其從者。問之。皆曰。聞崔暹被殺。故奔  
一國。魏主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頗見優容。**燕王熙**

**殺其太后丁氏**  
燕王熙納符護二女。有寵。丁太后怨。燕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

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併殺淵及信。**玄殺會稽王道子**  
玄使御史林防衛道子。

至安成。林承玄旨。酖殺之。**北涼梁中庸奔西涼**  
北涼西郡太守梁中庸叛。奔西

涼。西涼公暠問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未可量也。暠曰。嗣才度若敵我者。我何能於千里之外。以長繩絞其頸。邪。中庸曰。智有短長。命有成敗。若以身死為負。計行為勝。則公孫瓚豈賢於劉虞邪。暠默然。**秦遣**

**使授南涼北涼西涼官爵**

**二年**  
光始三。弘始五。天興六年。**春。盧循使**

**其黨徐道覆寇東陽。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  
道覆

循之姊夫也。**桓玄自為大將軍**  
玄上表請帥諸軍平關洛。而諷朝廷不許。乃云奉詔。

故止。玄初欲筋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對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夏四月朔日食。南燕遣使隱覈蔭戶。南燕王

遷徙之民。使之長復不役。民緣此迭相蔭冒。或百室合

戶。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韓諱請加隱覈。備德從

之。使諱巡行郡縣。五月。燕作龍騰苑。燕王熙作龍騰

得蔭戶五萬八千。徒二萬人。築景雲山於苑內。秋七月。魏殺其平原

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太守和跋。跋奢豪喜名。魏主珪惡而殺之。使其弟毗

生計毗等諭其意。逃入秦。魏主怒滅其家。將軍鄧淵從

弟暉與跋善。或譖之曰。毗之出亡。暉實送之。魏主疑淵

知其謀。秦徵曰。隆為散騎常侍。以王尚為涼州

刺史。南北涼互出兵攻。隆秦之謀臣言於秦主興

有。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與乃徵。呂超入侍。遣齊難帥兵

迎之。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

史。鎮姑臧。徙隆宗族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為

散騎常侍。超為安定守。郭騰奔晉。秦人追殺之。劉

裕追盧循至晉安。破之。何無忌請裕勸於山陰

孔靖。靖曰。山陰去都道遠。舉事難成。九月。玄自為相

國封楚王。加九錫。殷仲文。卞範之。勸玄早受禪。朝廷

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

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

劉裕曰。楚王勳德蓋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南燕。講

武城西

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玄曰縱未能廓  
清兵會亦可收江北之地韓範亦上疏曰晉

室衰亂戎馬草蕪重以桓玄侍逆上下離心拓地定功  
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滅桓玄更修德政則  
無望矣備德因講武城西步卒三十七萬人騎五萬三  
千匹車萬七千乘公卿皆以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冬十一月楚王玄稱皇帝廢帝為平固王遷于

尋陽

玄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臨  
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為己受命之

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皇甫希之給其  
寶用使居山林徵為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  
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  
制作無定卒無所施性復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  
園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至是下範  
之為禪詔逼帝書之遣司徒王謐解位於楚出居永安



官百官請姑孰勸進玄築壇於九井山北即帝位改元  
永始封帝為平固王遷於尋陽玄入建康宮登御座而  
承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  
玄大悅玄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得原赦有干  
輿乞者時或卹之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  
獨納桓溫神主于太廟下承之曰宗廟之祭上不及祖  
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  
或一字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或手注直官或  
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  
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更繕宮室朝野騷然思亂  
者

兖州刺史毛璩起兵討玄

璩不受命傳檄列玄  
罪狀進魏初制冠服魏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  
屯白帝魏初制冠服為差然法度草創多不稽古

二年

魏光始四年  
魏元始元年

春二月劉裕起兵京口



討玄玄使弟謙拒之

劉裕從徐兗刺史桓脩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

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妻劉氏亦謂玄曰：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議之耳。玄以桓弘鎮廣陵，刀選鎮歷陽。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疆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疆弱，苟為失道，雖疆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謀。平昌孟昶為桓弘主簿，至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桓弘參軍，裕使毅就道規起，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為刀達參軍，使毅、道規、孟昶、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已毋明矣。

汝能如此，吾復何恨。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從象隨之，入斬桓脩以徇。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譟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返室壞布裳為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略當無見喻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蓋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祖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為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餘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知屯大衆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氣戰

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因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儔石之儲，擄滿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甫之、玄驍將也。

**南涼去年號，罷尚書百官。** 傳擅畏秦之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秦王與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擅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尚曰：「車騎解在還藩，客通勅敵，蓋為國家重門之防。」

三月，劉裕及桓謙耳，與善之，傳擅求領涼州，興不許。

**戰于覆舟山大破之，玄出走，裕立留臺於石頭。**

三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斬之。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又斬之。玄使桓謙屯東陵，下範之屯覆舟山西，合家二萬。明日，裕軍食畢，悉棄餘糧，數道並前，與劉毅身先士卒，愈突其陳，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火，謙等大潰。玄先已潛使殷仲文具舟，至是遂將其子昇、駿、馬趣石頭，浮江南走。經日不食，悲不自勝。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迎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徽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使臧熹入官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玄司徒王謐與眾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推裕為都督，八州。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托以腹心，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肅然。初，謐為五佐命元臣，手解帝璽綬以授玄，及玄敗，眾謂宜誅。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內不自安，逃奔曲阿。裕追還復位，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乃達魏之。車送桓玄，未至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趨廬山。

縱火，謙等大潰。玄先已潛使殷仲文具舟，至是遂將其子昇、駿、馬趣石頭，浮江南走。經日不食，悲不自勝。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迎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徽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使臧熹入官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玄司徒王謐與眾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推裕為都督，八州。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托以腹心，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肅然。初，謐為五佐命元臣，手解帝璽綬以授玄，及玄敗，眾謂宜誅。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內不自安，逃奔曲阿。裕追還復位，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乃達魏之。車送桓玄，未至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趨廬山。

達棄城走。其下執以送裕。斬於石頭。子姪皆死。裕初名  
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賞之。  
謂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達構蒲。不時輸直。達  
縛之。馬柳謚責達。而代償。由是裕憾達。而德謐。蕭方曰。  
夫蛟龍潛伏。魚鯢襲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  
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眾之隙也。今王謐為公。刁達  
亡族。酬恩報怨。何其狹哉。○初。袁真殺梁國內史朱憲。  
憲弟綽奔桓溫。溫克壽陽。綽輒發真棺。戮其尸。溫怒。將  
殺之。桓沖請而免之。綽事沖如父。沖薨。綽嘔血而卒。至  
是。綽子齡石為劉裕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請曰。世  
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請在軍後。裕義而許之。  
魏詔縣戶不滿百者。

罷之。○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率兵追之。

桓玄於道自作起居注。敘討劉裕。經略舉無遺策。諸  
軍連節度。以致奔服。尊卑思皆述。不與與軍下議。事劉

裕推武陵王遵。承制行事。裕稱受密詔。以遵承制  
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

除稱制。劉敬宣司馬。休之自南燕來歸。劉敬宣高  
雅之。結青

州大姓。及解甲。豪帥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為  
主。謀泄。南走。南燕人追殺雅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

桓玄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為  
晉陵太守。休之為荊州刺史。夏四月。玄挾帝入

江陵。桓玄挾帝至江陵。恐威令  
不行。更峻刑罰。眾益離怨。何無忌等及玄兵

戰于桑落洲。大破之。得大廟神主。送建康。桓玄  
遣庾

稚祖。何澹之等守隘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澹之  
等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

此。欲詐我耳。今眾寡不敵。戰無全勝。此舫戰士必弱。我  
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

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

之破賊必矣。遂攻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繆之矣。」賊軍驚擾。官軍亦以為然。乘勝大破之。遂克淦口。遣使奉送宗廟。桓玄收集荊州兵。皆未主。如還京師。玄挾帝東下。三旬有眾二萬。復帥諸

軍。挾帝東下。使徐放說劉裕等散甲。裕等不聽。以劉敬宣為江州刺史。○

燕起道遙宮。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道遙宮。連房數百。鑿曲光海。盛夏上卒不得休息。賜死太

半五月。劉毅等及玄戰于崢嶸洲。大破之。玄復

挾帝入江陵。寧州督護馮遷擊玄。誅之。帝復位。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帥眾自尋陽西上。與桓玄遇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眾憚之。欲退。道

規曰：「不可。彼眾我寡。疆弱異勢。今若不進。必為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夫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眾也。」

廩眾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濊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眾莫有鬪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眾大潰。玄挾

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殷仲文因叛玄。奉二后還建康。玄與帝入江陵。欲奔漢中。而人

情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奔散。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毛璩之弟

子脩之為校尉。誘玄入蜀。玄從之。會璩弟寧州刺史璩卒。官璩使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其喪。遇

玄於枝回洲。迎擊之。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曰：「汝何人。」

敵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乘輿反正於江陵。以脩之為驍騎將軍。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

無所問。奉神主于太廟。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閏

月。桓振襲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等

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玄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桓謙及振竄匿。復出。聚眾襲江陵。陷之。殺王康產。

振見帝於宮。欲行弒逆。謙苦禁之。乃拜而出。為玄舉哀。追謚謙帥羣臣奉璽綬於帝。侍御左右皆振腹心。何無忌。劉道規進攻謙於馬頭。破之。無忌欲直趨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摩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無忌等大敗。退還尋陽。

六月。毛璩遣兵攻梁州。誅玄所署刺史桓希。○

秋七月。永安皇后何氏崩。○九月。魏改官制。主魏

置六謁官。準古六卿。臨昭陽殿。親加銓擇。列爵四等。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伯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舊臣有功無爵者。追封之。宗室疏遠及異姓。襲封者。舊有差。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文官材能異。武官堪為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缺。取於其中。以補之。其官名多倣上古。龍官鳥官。謂

諸曹之使為鳥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冬十月。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盧循陷番禺。徐道覆陷始興。○劉毅等復攻桓

振諸城壘皆克之。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

進至夏口。桓振遣馮該守東岸。孟山圖據魯山城。桓仙客守偃月壘。眾合萬人。水陸相援。毅等悉攻拔之。生禽

山圖仙客。十一月。魏命宗室州郡各置師。主魏

命宗室置宗師八。國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才行。如魏晉中正之職。燕王熙

與其后苻氏遊白鹿山。后苻護幼女也。是行也。士

五千。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



表元元年光始五弘始七天賜二年建初元年春

正月八日江陵桓振亡走謙奔秦南陽士守魯宗

桓蔚走江陵劉毅等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遣

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宗之進屯紀南

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而毅等

亦擊破該於豫章口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下範之

等斬之振還知城已陷其衆皆潰乃逃于涪川詔大處

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冲

盡忠王室特宥其孫胤徙新安以宗之為雍州刺史毛

璩為征西將軍督梁益等九州弟瑾為梁秦刺史璩為

寧州刺史桓謙何燕伐高句麗不克而還燕王熙

麗攻遼東城且陷照命將士毋得先登侯刻平其城秦

以鳩摩羅什為國師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

講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西涼

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西涼

公嵩遣使來上表西涼公嵩自稱大將軍領秦涼二

康二月帝東還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

州參軍譙縱殺其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初毛

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璩出

外水參軍譙縱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逼縱為主璩聞

變奔還成都遣兵討之不克營戶開城納縱殺璩及璩

滅其家縱自稱成都王於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氏王楊

盛遣其兄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將軍劉懷肅與

子撫據之

戰誅之○帝至建康除拜琅邪王德文武陵王

導劉裕以下有差帝至建康百官請闕待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

言於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

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以琅邪王

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導為太保劉裕為侍中車騎將

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裕尚書事裕皆不受而請歸藩

以劉敬宣為宣城內史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

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

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

為江州毅使人言於裕曰敬宣不預建義授郡已為過

優聞為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請解職乃召還為

宣城內史夏四月以劉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

口○以盧循為廣州刺史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為廣州徐道覆為

始興相循遣使貢獻因遺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

循之陷番禺也執刺史吳隱之至是裕與循書令遣隱

之還循不從長史王誕曰孫伯符豈不欲留南燕主

準子魚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循乃遣之南燕主

備德封其兄子超為北海王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為張掖太守從秦王

堅寇淮南留金刀與其母公孫氏別備德與燕主垂舉

兵張掖收備德兄納及諸子殺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

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逃

羌中段氏生超十歲而公孫氏卒以金刀授超平又以

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徙長安而平卒段氏為超娶

其女超恐為秦所錄乃陽狂行乞備德遣人往視之超

不敢告其母妻潛變姓名逃歸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驛

迎之超以金刀獻備德備德悲慟不自勝封超為北海

王。備德無子。五月。劉毅何無忌討滅桓玄餘黨。欲以為副。

荆湘江豫皆平。桓玄餘黨符宏等擁眾寇郡縣者以

皆平。詔以毅為都督淮南五郡。豫州刺史。秋。七月。劉裕

遣使求和於秦。得南鄉等十二郡。劉裕遣使求和

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

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玄。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

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九月。南燕主備德卒。太子

超立。請禱之。備德曰。人命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病

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超即位。虛葬備德於

東陽陵。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

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封孚諫曰。臣聞親不

處外。羈不處內。鍾宏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

宏鍾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

西涼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焉手令戒諸子曰。從

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

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

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蒞

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舍垢匿瑕。朝為寇讎。夕委心膂。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於前人也。

午丙

二年。魏光始弘始。春正月。魏增置刺史守令。

魏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燕王熙襲

長功臣為州者皆徵還京師。以爵歸第。



高句麗不克

燕王熙襲契丹。至陞北。畏其眾欲還。符  
後不肯。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麗。士馬  
疲凍。死者屬路。夕陽公雲傷於  
矢。且畏熙之虐。遂以疾去官。

夏六月。秦姚碩德

自上邽還長安

秦隴西公碩德。自上邽入朝。秦王興  
為之大赦。及歸。送至雍。與事晉公緒  
及碩德。皆如家人禮。車馬服玩。先奉二  
叔。而自服其次。國家大政。皆咨而後行。

秦以禿髮傳

檀為涼州刺史。守姑臧

南涼傳檀。伐北涼。還。獻馬  
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

王興以為忠。以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涼州人  
遣主簿胡威。請留尚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僻遠。  
故良牧仁政。保全至今。陛下柰何以臣等買馬羊乎。若  
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朝下而夕可  
辦也。昔漢武帝傾天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  
今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



民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肝食之憂。興悔之。使人馳上  
尚。則傳檀已軍五澗。逼遣尚行矣。別駕宗敞。送尚還長  
安。傳檀謂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  
而已。柰何舍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

傳檀因問新政所宜。敞曰。惠撫其民。收用賢俊。因薦本  
州名士十餘人。傳檀嘉納之。傳檀宴於宣德堂。仰視歎  
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曰。昔張文

王始為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  
以久處。傳檀善之。傳檀雖受秦魏築灑南宮。魏主規  
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魏築灑南宮。魏主規  
發八部男丁。築灑南宮。闕門高十餘丈。

秋八月。劉裕

遣將軍毛脩之討譙縱

裕遣龍驤將軍毛脩之。將  
兵與益州刺史司馬蔡期

等共討譙縱。蔡期為其參軍

南燕段宏奔魏。慕容

鍾奔秦

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于遊畷。封

地王鍾於超。請誅之。鍾懼。遂與段宏謀反。不克。乃出奔。超好變更舊制。又欲復肉刑。增置烹醢之法。衆議不合。而

冬十月。論建義功。封賞劉裕等有差。劉裕豫

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西秦乞伏乾歸如秦

三年。秦弘始九年。天賜四年。王高雲正始元年。

舊大國一。南涼北涼南秦西秦。春正月。秦以乞伏

乾歸為主客尚書。秦王興以乾歸寢彊難制。留

行西夷校尉。閏二月。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

及桓冲孫胤夷其族。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當朝

何無忌素慕其名。仲文許便道脩謁。無忌喜。欽遲之。而

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為薄己。大怒。會南燕

入寇。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此虜

不足憂也。會裕府將駱冰謀作亂。伏誅。裕因言冰與仲

文拒胤有謀。皆族誅之。夏四月。燕后苻氏卒。燕主熙為其

負土北門。與毅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熙下有司切責。不得。斬之。至是苻

官哭。無淚者罪之。又以其嫂張氏為殉。燕主熙廢其

太后段氏。六月。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勃勃

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大要。龍遇

踰於勳舊。與弟邕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

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為將軍。使助設  
奕于鎮高平。伺魏間隙。豈固爭曰。勃勃貪猾不仁。輕為  
去就。恐終為邊患。與乃止。久之。竟配以雜虜二萬餘落。  
使鎮朔方。會魏主珪歸所虜秦將于秦。與歸賀狄干以  
報之。勃勃怒。遂謀叛秦。柔然獻馬於秦。勃勃掠取之。襲  
殺沒奔干而并其眾。自謂夏后氏之苗裔。稱大夏天王。  
置百官。賀狄干久在長安。常幽閉。因習讀經史。舉止  
如儒者。及還魏。珪見其言語衣服皆類秦人。以為慕而  
效之。怒。并其弟歸殺之。秋七月朔日食。燕高雲弑其主

### 熙自立為天王

燕主熙葬其母符氏。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初將軍馮跋得罪於熙。亡

命山澤。因民之怨。欲舉大事。潛入龍城。匿於孫護家。及  
熙出送葬。跋等與將軍張興等作亂。推熙養子夕陽公  
雲為主。帥眾入宮授甲。閉門拒守。熙馳還攻北門。不克。  
雲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執熙殺之。復姓高氏。以跋為

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南燕遣使稱藩獻太樂伎于秦。冬。秦

### 遣其母妻還之

南燕王超母妻猶在秦。遣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與曰。昔苻氏太樂諸

伎悉入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乃可得也。  
超與羣臣議之。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  
故。遂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  
與之。張華曰。虜掠鄰國。兵連禍結。非國家之福也。陛下  
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為之屈乎。乃使韓範  
聘于秦。稱藩奉表。秦使章宗報聘。張華請北面受詔。封  
暉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為豎子屈節。超曰。吾為  
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使華獻太樂伎一  
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與乃還。夏王勃勃破薛干等

### 部降之。遂進攻秦及南涼。大破之。

夏王勃勃破薛干等

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以此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險固。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與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諸城。秦王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勃勃求婚於南涼。傳檀不許。勃勃帥騎二萬擊破之。名臣勇將死者什六七。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涼公。高復遣使來上表。

四年 弘始十年 天賜五年 春正月 劉裕自為揚

### 州刺史錄尚書事

王謐既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謝混為揚州刺史。或欲令

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密白裕曰。晉命已移。公勳高位重。豈得遂為守藩之將邪。劉孟與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何由可得。今但答以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解兗州。以諸葛長民鎮丹徒。劉道憐戍石頭。南燕祀南郊。南燕主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黜公孫五樓等。俄復夏五月。譙縱稱藩于秦。譙縱請桓譙於秦。欲與共擊劉裕。秦

王興以問謙謙因請行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為羽翼矣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秦遣兵龍襲南涼討夏皆敗績主秦

興以傳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韋宗往覘之傳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傳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眾猶能破之况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陵

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傳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無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竊觀羣臣才略無傳檀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廣平公弼將軍欽威帥步騎三萬襲傳檀僕射

齊難帥騎三萬討勃勃弼長驅至姑臧傳檀嬰城固守出奔兵擊破之命鄧勝悉散牛羊於野欽威縱兵鈔掠又擊敗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遂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破禽之及其將士萬二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

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遣將軍劉敬宣督毛脩之討譙縱不克引還毛脩之擊斬楊承祖請討譙縱劉裕表劉敬宣帥眾五千

伐之敬宣入峽轉戰而前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秦遣兵救之縱亦悉眾拒險相持六十餘日軍中飢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裕降號中軍將軍

冬十一月南涼復稱王南燕汝水竭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宣宣對曰

南燕汝水竭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宣宣對曰水無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

五年弘始十一年西秦更始元年元年

涼北涼南燕西涼燕夏小國六新小國一九九借國

春正月秦封譙縱為蜀

王○二月南燕寇掠宿豫

南燕主超正旦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

人以補伎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或翼三喜陛下不養士息民伺釁恢復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遂遣公孫五樓兄歸將兵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一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五樓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內外無不憚之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

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詔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乞伏乾歸

自秦逃歸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豔於上邽彭奚念破之遂克枹罕乾歸逃還苑川三月恒山崩○夏

留熾磐鎮枹罕收其眾得二萬人

四月雷震魏天安殿雷震魏天安殿東序魏主惡之命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毀之初魏主服寒食散藥發躁怒無常至是寢劇又災異蠶見占者言有急變生肘腋魏主憂懣廢寢食追記平生成敗得失獨語不止每百官奏事至前記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顏色變動或鼻息不調或步趨失節或言辭差謬皆以為懷惡在心發形於外往往手擊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羣臣多不敢求親近唯著作郎崔浩恭勤不懈其父吏部尚書宏未嘗諂諛亦不忤旨故父子獨不被譴

劉裕伐南燕六月

及燕師戰於臨朐大破之遂圍廣固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孟昶謝裕咸嘉勸行裕以昶

符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至是或薦於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即以為中軍參

軍。四月。裕帥舟師自淮入河。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早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按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徒民。先自慮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

也。超不從。鎮出歎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下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正有必死之志。餘糧棲。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潘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暮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破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傳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為都督。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士

民喪氣。聞秦自有內患。恐不暇救人。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如唇齒也。安得不來相救。超從惠計。復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王與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為日久矣。差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

秋七月。西秦復稱王。○九月。秦王興伐夏。夏王勃勃龍襲而敗之。秦王興自將擊夏。至。

夏王勃勃乘虛奄至。秦兵大敗。初。興遣將軍姚弋仲。強帥步騎隨韓範往救南燕。至是。遣強兵還。範歎曰。天滅燕矣。遂降於裕。張綱亦為晉軍所獲。裕將範循城。并網樓車。使周城呼曰。秦為劉勃勃物所困。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綱復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南燕王超怒。懸其母於城上。支解之。又。

十月。西秦以焦遺為太子太師。西秦王乾歸以焦遺為太子太師。

師。與參軍國大謀。謂熾磐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磐拜遺於牀下。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下嫁蓬茅之士。臣懼其闕於中饋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燕弒其君雲。馮跋自立。以陸卿。乃以為尚書郎。

為天王。北燕王雲。自以為無功德而居位。內懷危懼。常為天王。高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寵臣韓瑛。姚仁。李。



與葉衛賞賜巨萬。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  
厭。猶有怨憾。至是殺雲。馮跋升門觀變。帳下共斬班仁。  
遂即天王位。以其弟范陽公素弗錄尚書事。素弗少  
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為宰輔。  
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謙恭儉約。以身率下。百僚憚之。  
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魏清河王紹

弒其君珪。齊王嗣討紹殺之。而自立。魏主珪將立  
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  
召嗣論之。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嗣還舍。日夜號泣。  
珪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不如且避之。嗣乃  
逃匿於外。唯帳下車路頭。王洛兒隨之。初。珪見賀太后  
之妹美。請納之。太后曰。不可。是過美必有不善。且已有  
夫。不可奪也。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  
兇狠無賴。好輕遊里巷。劫剽行人。以為樂。珪嘗倒懸并  
中。紹死。乃出之。至是譴責賀夫人。將殺之。未決。夫人密

使告紹曰。何以救我。紹年十六。夜與宦者官人通謀。踰  
垣入宮。弒珪。大出布帛。賜王公已下。崔宏獨不受。嗣聞  
變。遣洛兒夜入平城。告將軍安同等。衆翕然響應。爭出  
奉迎。衛士執紹送嗣。嗣并賀氏及為內應者皆齧食之。  
乃即位。謚珪曰宣武。廟號烈祖。公卿先罷歸第者悉召  
用之。詔長孫嵩與安同。奚斤。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  
共聽時政。時人謂之八公。又以尚書燕鳳。遼事什翼犍  
使與都坐大官封懿等八侍講。論出議政事。以洛兒路  
頭為散騎常侍。普問舊臣。為先帝所親信者為誰。洛兒  
言李先。因召問先。卿以何才何功為先帝所知。對曰。臣  
不才無功。但以忠直為先帝所。十二月。太白犯虛危。  
知耳。乃令常宿於內。以備顧問。燕王超。出降。超手殺之。

燕王超。出降。超手殺之。

六年。弘始十二年。永興二年。春正月。魏伐

庚戌

柔然○二月魏寇盜羣起魏主嗣赦其罪遣兵

討餘寇平之魏主嗣以郡縣豪右多為民患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長吏逼遣之於是

寇盜羣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為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緩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

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為盜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

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較勝負也夫赦雖未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為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

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既而遣于栗磾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劉裕拔廣固執

南燕主超送建康斬之

南燕城久閉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尚書

悅壽曰今戰士彫瘁絕項外援豈可不思變通之計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命而死不能倚壁而坐劉裕悉

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追獲之

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阮之以妻女賞將士

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

師弔伐而盡阮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於入海口萬餘夷

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司馬公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驚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

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使羣士獨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逆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宜

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也盧循寇長沙南康

豈非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廬陵豫章陷之劉裕引軍還

初徐道覆闕裕北伐勸廬循襲建康不從

自至番禺說之曰。本住嶺外。豈將以此傳之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為敵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重書徵君。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也。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為矣。循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滿。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管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為海太守。引兵還。父之。劉穆之稱節。融謀反。皆殺之。

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無忌自尋陽引兵拒廬

兵艦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

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開曰。循所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鬪。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無忌不聽。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遂挫節而死。中外震駭。蓋曰忠

肅南涼擊北涼敗績遂遷于樂都。傳擅自將五萬

窮泉。傳擅大敗。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夷夏萬餘戶降于蒙遜。傳懼。納質請和。蒙遜徙其衆八十餘戶而去。傳擅畏逼。遷于樂都。姑臧人推焦朗為主。降于蒙遜。夏四月。劉裕至建康。裕

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騎。聞何無忌敗。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四月。至建康。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藻。并州刺史劉道

憐各將兵入衛。五月，豫州都督劉毅及盧循戰于

桑落洲，敗績。循進逼建康。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

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諭止之。毅怒，謂

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

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于桑落洲。毅

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為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

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

道覆謂且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為兵，

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

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

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

無以測，又於衆力不分。若徒移轉集，徐更論耳。」朝廷聞

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

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

十二丈，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參軍王

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既聞凱

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

威物，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疆寇內逼，

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

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

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

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昶志

甚，請死。裕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昶乃抗表曰：「臣贊

北伐之計，使在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

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官城，裕屯

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

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

上。道覆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自裁，以大勢言

之，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

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誣。」

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築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明日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林子曰。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為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矣。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出戰。林子據柵力戰。賊乃退。復引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赤特。出陳於南塔。柔然圍魏師於牛川。魏主嗣救之。可汗社崙走死。弟斛律立。○六月。劉裕自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復辭官。而受黃鉞。○宗室司馬。

### 國璠自弑陽奔秦

桓玄之亂。河間王璠之子國璠。叔璠奔南燕。還。辰陷弑陽。至是奔秦。

秦王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立者。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秋七月。盧循退還尋陽。劉裕遣兵追之。循

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遂還。裕使將軍王仲德等帥衆追之。劉裕遣將軍孫處等率兵龍巖。番禺。馬。眾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謙縱使

桓謙會秦將苟林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

斬之

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將軍荀林帥騎兵會之。

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譙屯枝江。林屯江

津。江陵士民多懷貳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

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

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魯

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救。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

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居守。委以贖心。自帥諸

軍攻譙。水陸齊進。戰於枝江。天門太守檀道濟先進陷

陳。大破之。譙林皆走。並追斬之。初譙至枝江。江陵士民

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

不視。衆乃大安。桓石綏亦起兵於洛口。梁州刺史庾傳

討斬之。桓氏遂滅。西秦攻秦略陽隴西諸郡克之。○冬

十月。劉裕南擊盧循。劉毅還至建康。降為後將軍。

言於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乃帥劉藩檀韶等南擊循。以毅監留府。徐道覆寇

江陵。劉道規大破之。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

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

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悉

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道規使遵為遊軍。衆咸

以為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

至是十一月。孫處攻番禺拔之。盧循兵守廣州者

乃服。十一月。孫處攻番禺拔之。盧循兵守廣州者

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

民。戮循親黨。勸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十二月。劉裕及盧循戰於大雷。又戰于左里。大破之。循及道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藩等追之。

劉裕軍雷池。虜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進軍大雷。循及徐道覆帥眾數萬塞江而下。裕悉出輕騎及水軍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裕上軍投火。循道覆兵大敗。將趣豫章。乃悉力柁斷左岸。裕至。攻之。虜兵將進。虜折幡沈。眾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矣。即破柁而進。殺溺死者萬餘人。循收散卒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遣劉藩孟懷玉等追之。遂還建康。劉毅惡劉裕之。每言其權太重。裕益親任之。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三







